简论鲁迅小说《祝福》的双线结构

河北省邯郸市魏县第五中学　张宪峰

 关于鲁迅小说《祝福》的结构线索，高中语文教学参考书（人教版，２０００年）是这样说的：在小说的结构上，“我”又起着线索作用。祥林嫂一生的悲惨遭遇都是通过“我”的[所见](http://www.1-123.com/works/Ancient/S/suojian)所闻来展现的，“我”是事件的见证人。新版高中语文教学参考书对此没有论述。因此，老教参的看法很具有代表性，而且影响广泛。有人据此对《祝福》结构提出了批评意见，认为该小说在结构上存在松散的毛病。我认为，这一问题不在于鲁迅，而在于我们对小说的认识还不够深入。

　　“我”所见所闻为线索，《祝福》的结构框架是：“我”来到鲁镇，见证了祥林嫂之死──“我”回忆起先前[所见](http://www.1-123.com/works/Ancient/S/suojian)所闻的祥林嫂半生事迹的断片──“我”从回忆中惊醒，再写祝福景象和“我”的感受。至此，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，第二部分（指回忆部分）作为小说的主体，在情节中并没有“我”的出现，那么，祥林嫂半生事迹的断片是如何连缀起来呢？顺着这一问题深入研读，我们会有一个可喜的发现：除了“我”这个线索人物之外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线索人物──卫老婆子。

　　卫老婆子成为线索人物有两个重要条件：一、卫老婆子的娘家是卫家山人，而祥林嫂又是她母亲的邻舍。二、卫老婆子的社会身份是个中人，她为祥林嫂联系工作，为她找活儿干。正因为如此，卫老婆子成为祥林嫂一生悲惨遭遇的另一个实际见证人。而“我”只是听说而已，并没有亲见。在说明这个线索之前，先要说明一点，鲁迅把祥林嫂的活动范围锁定在鲁镇，而对祥林嫂在鲁镇之外的生活采取了间接方式来写，或由祥林嫂自叙，或由他人转述。弄明白了这一点，就容易明白卫老婆子所起的线索作用。从小说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是卫老婆子把祥林嫂介绍到鲁镇的鲁四老爷家，并说明了其家庭变故。又是卫老婆子带着祥林嫂的婆婆找到鲁四老爷家，让其家里人将其抓回去。真是“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”。在新年将尽时，卫老婆子把祥林嫂再嫁贺老六的事情告诉给四婶。两年后的[秋天](http://www.1-123.com/works/Modern/Q/qiutian)，卫老婆子第二次把祥林嫂带到鲁四老爷家。由于丧夫死子这些沉重的打击，祥林嫂渐渐精神不济。四婶等人于是想打发她走，教她回到卫老婆子那里去。卫老婆子哪里会管她的事情？于是，祥林嫂沦落为一个乞丐。由此看来，卫老婆子的线索作用在小说的主体部分得到充分体现。

　　这一新发现使们认识到，《祝福》的结构还是相当严谨的。两条线索互为表里，平行推进，彼此呼应，共同结构出一篇完美的小说。

　　两条线索的作用是不同的。两条线索展现出两个世界。“我”作为表层线索而存在，展现出一个[理想](http://www.1-123.com/works/Modern/L/lixiang)的理性批判的世界。卫老婆子作为深层线索而存在，展现出一个实在的现实生活的世界。

　　先说线索人物“我”。《祝福》中这样写道：

　　“我独坐在发出黄光的菜油灯下，想，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，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，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，先前还将形骸露在尘芥里，从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，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，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。”

　　这一段话提出来两个截然不同的观点：一是把祥林嫂这个妇女当作玩物，不当人看待。一是把女人也看成人来看待。显然，”我"是持有后一观点的。这正是人文主义观念在小说中的体现。鲁迅正是通过“我”这个人物对这个非人世界进行了强烈批判，控诉了封建礼教“吃人”的罪恶。鲁迅用自己的笔向世人展现出鲁镇──旧中国农村社会的缩影──这座铁屋子的黑暗沉闷，以此警醒世人。虽然小说中的“我”并没有给祥林嫂指出一条生活的出路，但是广大妇女的解放问题已经提出来了，令人深思。祥林嫂之死说明妇女解放问题的急迫性和严重性。因此，为那些仍然活着的祥林嫂寻找生活的出路，正是当时的一个艰巨的社会任务。我想，这就是鲁迅写祥林嫂这个人物的意图吧。

　　再说卫老婆子。卫老婆子在祥林嫂的悲剧命运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她把祥林嫂从一个火炕中推到另一个火炕，看其在火炕中挣扎而无动于衷。她势利，冷默，麻木，不但丧失了感受别人痛苦的能力，而且以欣赏的眼光来看待别人的不幸。在给四婶讲述祥林嫂再嫁的事情时，卫老婆子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展现。卫老婆子对此事很赞赏：一是她认为祥林嫂交了好运。卫老婆子对四婶说：“我在娘家这几天，就有人到贺家坳去，回来说看见他们娘儿俩，母亲也胖，儿子也胖；上头又没有婆婆；男人所有的是力气，会做活；房子是自家的。──唉唉，她真是交了好运了。”二是她夸奖祥林嫂的婆婆倒是个精明强干的女人呵，很有打算，把祥林嫂嫁到深山野坳里去，赚了不少钱，为二儿子娶了媳妇。三是对祥林嫂闹婚，持否定态度。四婶问祥林嫂竟肯依，卫老婆子说：“这有什么依不依。闹是谁也总要闹一闹的；只要用绳子一捆，塞在花轿里，抬到男家，捺上花冠，拜堂，关上房门，就完事了。可是祥林嫂真出格，听说那时实在闹得厉害……”由此看出，卫老婆子自己虽然也是女人，但也不把女人当作人看待，把女人当作物品可以买卖，把女人当作强者手里的玩物。因此，卫老婆子集中体现了现实社会的特性。

　　这两个线索人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缺一不可。无“我”则不足以表达鲁迅对旧社会的批判意识，不能够提升《祝福》的思想意义。无卫老婆子，则不足以展现鲁镇这个社会的现实特点，祥林嫂子“半生事迹的断片”则难以连缀一起。